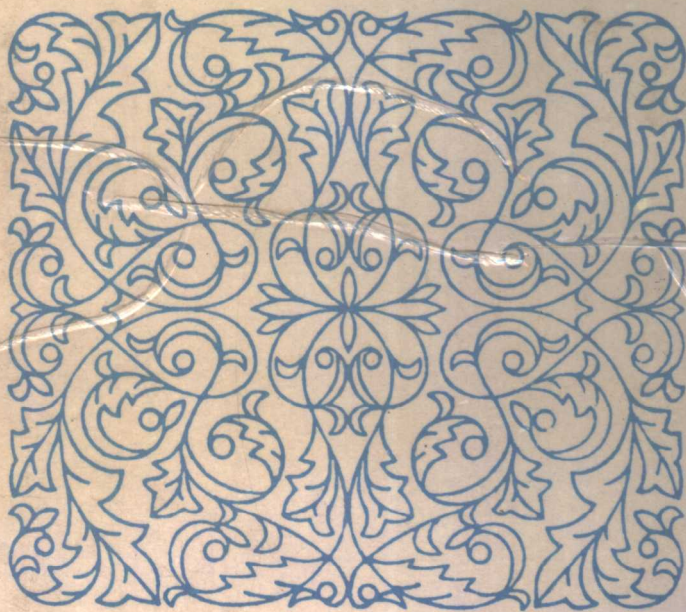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40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40 ·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明日之中國文化

歐化東漸史

西學東漸記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方 豪著

張君勱著

張星烺著

容純甫述

馮瑤林著

上海書店

馮瑤林著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全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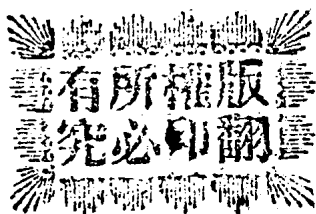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國幣六千元

著者 陽江馮瑤林

校對者 門人楊昌星
梁國泰

發行者 馮志椿

各書局均有代售



張序

馮君是書共分十五章，舉凡中國儒學佛學醫學繪畫書法音樂印刷術雕刻品組織品輸入日本之情形，莫不實事求是，詳爲敘述，以零星之材料，組成系統之篇章，斯已勤矣。

抑馮君固研究哲學者也。今又兼治史學何哉？曰：道並行而不悖也。黑格爾德之哲學家也，而於希臘哲學史有詳晰之研究；老子道家也，而漢書藝文志謂道家者流出於史官，然則以哲學而兼治史學，二者匪特無抵觸，且有助於哲學之精進也。

今與馮君相別，忽忽十餘年矣。馮君力事弗輟，十年如一日，吾觀是書，而知其學問，進乎技矣。

張君勸序

羅序

予留日多年，見日本之文化，雖中更明治維新而不變；顧其風俗習慣，尙沿中國古風。竊有去書，以考其朔。既而黃溝禍起，風雲變幻，匆勿歸國，讓讓未遑也。歸國後，呼號奔走，無暇著述，遷延數載，卒未成書。去年夏，奉長陽江觀察，問此邦二三君子暢談文學，乃藕結於馮瑞林先生。先生因好學深思之士也。曩著黑格爾羅輯，已爲海內學者所贊許。今又先我而著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攷。夫以中國人著日本之書，而能詳叙日本之典章制度者，皆違黨之日本國志是也。而能歷攷其文化淵源之所自者，則馮先生此書是也。是書積數歲而成，博引旁搜，條理清哲，洋洋二十餘萬言。誠學術中之佳構，而予亦無庸續貂矣。抑馮先生之著述，豈獨是書而已。先生兼治訓詁，近依章太炎新方言之例，創著甯州方言故訓，綴摭閭里俗語，釋以秦漢古音，其考古功多，審音精確，俟異日刊行，其功在學術，豈曰小補之哉？

大埔羅 賢序

序

一個容止麗都的美女，如果把她的脂粉和穿上的冠裳淨盡除去了，賸下的祇是一個赤裸裸的可羞可恥的肉體而已。

日本今雖失敗，然仍不失為世界文明燦爛之邦，這似乎不能否認的。大家以為日本能够得這樣的成績，是由於明治維新之後，吸收歐洲新文化而成，殊不知凡一國文化之發展，必有其歷史的悠久性，決非一蹴可登其峰的。故就日本的歷史背景看來，日本之有燦爛的文化，實由於二千年來接受中國文化陶冶之所致。回溯自先秦以迄於遼清時代，日本因為朝貢中國的關係，留學中國的關係，或因兩國僧侶之往來，或因華人之東渡，以至於中國之儒學，佛學，文學，政治，法律，醫學，歷學，貨幣，音樂，繪畫，陶器，織造物及風俗習慣等，無不跟住各時代的關係先後輸入日本。日本學者太宰春臺（一六八〇——一七四七年）曾舉出日本語言根本上沒有仁義道德孝悌忠信等概念，直至與中國交通之後，傳入中國聖人之道，然後明曉這些道德的概念，然後社會上的人能明禮義重廉恥，而有以異於禽獸。太宰春臺的話，是合乎事實的。又阿賓德（Abend）在他著的日本不能征服中國一文中（轉載在密勒氏評論九十卷第七號）說：「日本的文明文學以

及其藝術多從中國得來」。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說：「日本民族之原始的，無論若何，其文化文字文學及美術之習慣皆得自中國，則顯然無容置疑」。芬納斯的日本小史說中國文化對於日本影響甚大，便說日本所以有名震全球之資格，全因受了中國的影響所致也不爲過」。這麼一來，日本文化是得自中國，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了。如果日本在歷史上沒有中國文化之輸入，則日本豈不是一個赤裸裸的可羞可恥的野蠻國家嗎？日本文化豈不是一種赤裸裸的可羞可恥的原始文化嗎？

日本文化既得自中國，則日本人應飲水思源，十二分感謝中國。乃竟數典忘祖，於九一八之時，發動侵略中國，欲以日本的文化，消滅中國的文化。殊不知中國是文化之母，日本是文化之子。日本侵略中國豈不像一個孩子成年之後，便反對生鞠養育的父母？其趨滅亡，實自作孽。

本書是從歷史方面說明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情形，藉此，可以知道日本之文化即是中國之文化，亦可知道中國文化富於感化力，雖兇悍之日本人，無不甘心受其陶鑄也。

這書出版多謝曾紀綸先生爲之鼓吹，門人鍾良永黃照燊姚兆張希文曾紀孚黃可燊何雅強許祥駒等爲之抄錄。開版時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馮伯璜瑤林序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目錄

第一章

日本國名異稱考

第二章

日本種族與建國

第三章

日本的原始文化

第四章

中日歷代交通之路線

第五章

儒學之輸入

第六章

佛教之輸入

第七章

醫學之輸入

第八章

繪畫之輸入

第九章

書法之輸入

第十章

音樂之輸入

第十一章

印刷術之輸入

第十二章

雕刻品之輸入

第十三章

織造品之輸入

第十四章

他種文化之輸入

第十五章

日本人生活之中國化

第一章

日本國名異稱攷

當我國隋代以前，我們的東鄰沒有所謂日本國。日本國的名稱，是當我唐代纔有的。但我們研究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時，從歷史的連續性看來，自然還要追溯到日本國的前身去。既追溯到日本國的前身去，那末，關於日本國的名稱問題，實有先行提出研究的必要。

關於日本國的名稱，日本史裡沒有詳細的記載，因為日本在上古時沒有文字，沒有書籍。那兩本最古的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作成的時間，距離日本建國時代頗遠。日本建國於西元前六百六十年，即當我周惠王之十七年。古事記作成於西元七百一十二年，即日本元明天皇五年，當我唐睿宗太極元年，距離日本建國之時，隔過了一千三百七十二年之久。日本書紀作成於西元七百二十年，即日本元正天皇養老四年，當我唐玄宗開元八年，距離日本建國之時，隔過了一千三百八十年之久。因此這兩本書對於日本史前時代的事實，自有許多疏漏之處。所以關於日本國的名稱問題，在日本史裡，是找不出充分材料的。

在日本古史裡，既找不出充分的材料，我們不得不以中國古史和日本近代學者研究所得的材料為根據，并加以自己的見解，以為研究這篇題目的材料。我們詳細考查中國歷代史書的記載，知道日本國名是有幾種名稱的。即是：

（一）邪馬臺國

魏志倭人傳說：

『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居』。

後漢書東夷傳說：

『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女王即是卑彌呼，即是神功皇后，足見那馬臺是日本國古代的名稱了。

(二)倭面土國

日本內藤虎次郎博士著的倭面土國考（藝文第二二年第六號）說漢安帝時之師升是倭面土國王。他說：

「古版後漢書及通典（北宋通典）等，並未備載『倭國』二字，如日本書紀纂疏所引東漢書中則爲倭面上國國王師升，經日本紀開題所引後漢書中則爲倭面國。唐類函海寰部倭國條所引通典中，則爲倭面土地王師升，異稱日本傳所引通典中，則爲倭面土地王師升，國書寮所載北宋版通典中，則爲倭面上國王。是知倭面上爲倭面土之誤，倭面土並應讀作 Yawuto（大和）。」
查今各本的後漢書及通典等都沒有倭面土國的名稱，這名稱是日本學者根據傳入日本之古版後漢書及通典而來的。則倭面土國是日本古代的名稱了。

(三)倭奴國

後漢書東夷傳說：

「建武中元（光武年號）二年，（日本垂仁天皇四二年西元五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

……光武賜以印綬」。

事延壽等書後漢書傳說：

「漢光武時，遣使入貢。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

魏徵等隋書倭國傳說：

「漢光武時遣使入貢。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

劉昫等舊唐書倭國傳說：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

脫脫等宋史日本傳說：

『日本者，古倭奴國也』。

宋濂等元史日本傳說：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

張廷玉等明史日本傳說：

『日本古倭奴國』。

可知倭奴國又是日本古代的名稱了。

綜上看来，可知邪馬臺國倭面土國倭奴國，都是日本古代不同的名稱。究竟所謂邪馬臺國倭面土國是怎樣的意思呢？有的日本學者以爲倭面土國應讀爲倭之面土國，即倭是日本全島民族的總稱，面土是倭族中之一小國，即北九州之地，如木宮泰芳即是如此之主張。但魏志倭人傳所載女王所屬三十國之中，沒有面土國之名，便知讀爲倭之面土國是錯誤的。日本內藤虎次郎博士及稻葉君山均主張『倭』字之古音與『移』字之古音相同，（見詩經爾雅等書）皆讀爲 *ya*，倭面土乃魏志所謂邪馬臺之舊稱，『倭』與『邪』同音，『面』與『馬』同音，『土』與『臺』同音，倭面土即是邪馬臺一應之轉，故倭面土即是邪馬臺，均應讀爲 *yamato*。這種考證，可謂精確之極，由此可以斷定倭面土即是邪馬臺，毫無疑義了。

但倭奴又是怎樣的意思呢？『倭』字的意義怎樣？『奴』字的意義怎樣？漢書地理志如淳注說：

『如墨委面』。

這說是不對的，臣瓚及顏師古已駁過了。臣瓚說：

『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

顏師古說：

『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

顏師古謂倭非以墨委面之委，意義上是對的。但謂倭與委異音，音讀上是不對的。不知倭委兩

字古音同在歌戈韻，而又互相通用的。故倭連即是委夷，此說常見於中國書籍。至內藤虎次郎及稻葉君山謂倭讀爲移音，移古亦入歌戈部，與委倭同韻。是倭未無二音之說，不過委字的意思，卻不像如淳所謂以墨委面，故謂之倭而已。

倭既不是以墨委面之意，然則倭當作如何解釋？魏畧說：

『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這便證明倭是種族之名了。又『倭』既與『委』同音，所以中國古時常以『委』爲『倭』；如漢光武御賜『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其刻上這個『委』字即是其證。又隋書倭國傳及北史等書都刻『倭』爲『倭』，都是聲音相同的關係。

至於『奴』字的意義，又是怎樣的呢？這又有三種不同的解法。（一）當日志是格天皇天明四年，即我國高宗乾隆四十九年，西元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筑前那珂郡赤賀島發現漢光武御賜『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一顆，文曰：『漢委奴國王』。日本學者三宅米吉做了一篇漢委奴金印偽作說之批評（史學雜誌第三卷三十七卷）主張該爲漢之委之奴國王，即認『委』是日本全島民族之總稱，奴國是委中之一小國。所謂『奴』即奇紀中所見之『難』，即後世之那珂郡，在今九州筑前縣地方。三宅米吉認『奴』即是奴國，這一說已有內藤虎次郎反對過了，毋庸再加駁斥。（二）當發現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後，稻葉君山以爲應讀爲漢之委奴國王：即以爲『委』與『移』同音，『委奴』與讀爲 *Yamato* 之音，*Yamato* 是 *Yamato* 一音之轉，是與大和之『和』相當，因爲日本人讀大和之『和』爲 *Yamato*，其考證見於漢委奴國王印考。以此觀之，稻葉君山以『委奴』即是『倭面土』即是『那馬基』，又即是大和。稻葉君山認『委』與『和』同音是對的，但以『倭』是『面土』之轉音是不對的。故（三）近今學者認『奴』字的意義，即是『人』字的意思，『倭奴』即是『倭人』。因爲『奴』字的聲音是 *ni*，而不是 *ni* 由 *ni* 決不能急轉爲 *ni*。我以爲『倭』是那馬基或倭面土之省稱，『奴』是『人』之義。因爲古代日本語言叫『人』

「爲『奴』(nu)，故中國史學家就日本古代語言聲音的關係，譯爲『倭奴』就牠的意義關係，則譯爲『倭人』所以中國古史裡往往有『倭人』的名稱，『倭人』即是『倭奴』，『倭奴』即是『倭人』，二者是二而一的。

古代日本人叫『人』爲『奴』，是可於各史傳中查出來，考古代日本各部落的名稱，大多數有『奴』音結尾。據魏志倭人傳所載，有所謂彌奴國，奴奴國，蘇奴國，鬼奴國，烏奴國，狗奴國，華奴蘇奴國，都是日本古代語言聲音的關係，而不是意義的關係，他們的語言雖是『奴』，但他的意義却是『人』。所謂彌奴國即是彌人國，奴奴國即是奴人國，蘇奴國即是蘇人國，鬼奴國即是鬼人國，烏奴國即是烏人國，狗奴國即是狗人國，華奴蘇奴國即是華人蘇人國，又日本人叫日本島的土地爲可羅奴克奴『可羅奴克』是居在樹蔭下之意，『奴』即是人，可羅奴克奴即是居在樹枝下的人。他們又叫蝦夷人爲阿夷奴可知古代日本人叫『人』爲『奴』，了無疑義了。

不但居在日本島的古代日本人叫『人』爲『奴』，即留居在朝鮮半島的古代日本人，也是如此說的。據魏志高句麗傳所載，有所謂涓(一作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等等。所謂涓奴部即是涓人部，絕奴部即是絕人部，順奴部即是順人部，灌奴部即是灌人部。倘爲考古學者的研究，所謂『原日本人』由西伯利亞經由朝鮮半島渡過日本島時，仍有一部分仍的『原日本人』還留在朝鮮半島居住，不再渡海，所以古代日本人與古代的朝鮮半島之日本人，語言仍有相同之處，如叫『人』爲『奴』，便是其例。可知古代日本人說『人』爲『奴』，至此又得到了一個有力的證據了。有些不明奴字意義的人們，望文生義，以爲倭奴的『奴』字，是與奴隸之『奴』同其意義，是中國人譯說日本人所加上的，一個不美的名稱。殊不知漢光武御賜倭奴國王的一顆金印，尚刻上了一個奴字。故這顆金印在國體上是十分隆重的，安有鄙視的意思包含在內？所以我們敢大膽地斷定，所謂『奴』確是古代日本人語言的聲音關係，古代日本人對於『人』的稱謂，

其聲音是「倭」，其意義實是「人」，決不與我國文字上所謂奴隸的「奴」同其意義。

(四) 大倭與大和

古代日本國雖有邪馬臺倭國土及倭奴等不同的名稱，然皆是聲音轉變而已。邪馬臺轉音而爲倭國土，再省而爲倭，並加上一個奴字，而遂爲倭奴國。至第三世紀，日本人乃把倭奴省去「奴」字加上「大」字，稱爲大倭國，後又改爲大和國。據王輯五先生的倭國考（師大月刊三十二周年紀念專號）以爲自卑彌呼死後，女王壹與年十三歲立時，遷非狗奴國（即熊襲族）之敵，於是實行東遷，遷至於大和，把畿內及大和統一起來，並征服前時盤據於畿內及大和兩地之秦人系大陸民族（即銅鐸民族）。倭政府因此妄自尊大，加上「大」字於「倭」字之上，自稱爲「大倭」，被又審知「倭」字的音義不雅，遂由「大倭」改爲「大和」，於是「大和」政府宣告成立。可知改稱「大倭」，旋又去「倭」而改稱「大和」，是在第三世紀時之事。「和」是「山徑」之義，「山徑」二字，古代日本人讀爲 *yamato* 即與「倭」同音，即與邪馬臺及倭前土同音。以此，便知日本古代所謂邪馬臺，倭國土，大倭，大和，都是聲音相同相轉或省稱的關係。

(五) 日本國

日本人後來又把大和改爲日本國。這種改變，究竟始於什麼時候呢？丹徒陳森標著的日本全書以爲改稱爲日本之時，約在隋唐以前。然考諸所書倭國傳，記日本遣使上隋煬帝的國書，祇稱爲日出處天子，沒有稱爲日本國天皇，魏徵等撰的隋書也祇標題爲倭國傳，不標題爲日本傳，足見日本當我隋代之時，尚未改稱爲日本國了。至劉昫等修舊唐書時，始標有日本倭，是把大和改爲日本，當我國唐代無疑。究竟當我唐代那個時候纔改稱爲日本呢？明史日本傳說：

『唐咸淳初，改爲日本』。

這說仍是欠正體的。考咸淳是唐高宗的年號，咸淳元年，即日本天智天皇（六六八——六七二）九年，即西元六七〇年，在那一年中，日本人不過把日本國加了一個「大」字，稱爲大日本

國而已。所以吾溫的日本歷史大綱說：

『日人平常總在 *nippon*（即日本）二字之前，加上一個形容詞『大』。這個指定，大約在西歷紀元後六七〇年，才初次正式採用。』

吾溫所說的年代，正與明史所載的咸淳初年代相合，是在那一年，日本人把日本國加上一個大字，稱爲大日本而已。其實把大和改稱爲日本國，是在孝德天皇即位那一年，孝德天皇於西元六四五年即位，即於那一年舉行政治上的大改革，廢之七稱爲大化改革。于是把別名改稱爲日本，這時即當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的時候，於是我們可以斷定，在孝德天皇元年才把大和改稱爲日本國，至天智天皇九年，才稱爲大日本國。但就稱爲日本的理由怎樣呢？舊唐書日本傳說：

『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忌其名不雅，故名日本』。

宋史日本傳說：

『自以其國近日，故以日本爲名，或云：忌其舊名改之也』。

明史日本傳說：

『以丘東谷日出而名也』。

據著者個人的見解，我以爲由大和改稱爲日本，是有兩種理由的。（一）因爲日本接近東海日出之處，所以名爲日本，誠如中國古史之所說的（二）考日本古代的神話說，太陽女神把劍，鑲三件寶器賜予他的子孫說：『這是萬國傳世之寶』。是以日本歷代天皇都自稱爲太陽女神的後裔，自認他們的國家是由太陽女神所賜予的。北畠的神皇正統記說：『大日本是一個神聖的國家。我們國家的基礎，起首由一個神聖的始祖建立而成，這是由太陽女神傳給伊的萬代後裔的。這種情形，完全非外國所有，所以這國家的土地，可以稱爲神地。唯有我們的國家，自開天闢地，至今能保持皇室的系統，相傳而不斷』。從這種情形看來，故日本人爲紀念及證明他的國家的來源起見，遂改爲日本。『日』即是太陽女神的象徵，『本』即是原本，日本即是說他的國家是